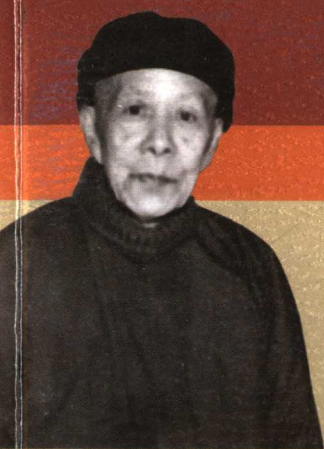




郑逸梅 笔下的文化名人

●朱孔芬 编选

幽夢新彩

鄭逸梅撰

壯士跨馬逸士騎驢

柳宜鷺宜蟬宜煙宜霧宜細雨

宜斜陽宜曉風宜殘月宜長院

宜古道宜紅樓宜小榭宜鬢髮青

髭宜絳畫舫

心中無一事紫系然後讀書得

其真飲酒得其趣醉臥猶其適

上海书画出版社

ZHENG YIMEI
BI XIA DE WEN HUA MING REN

K825.4=6/7



郑逸梅

笔下的文化名人

ZHENG YI MEI

BI XIA DE WEN HUA MING REN

●朱孔芬 编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逸梅笔下的文化名人/郑逸梅著;朱孔芬编选.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6

ISBN 7-80672-233-5

I. 郑... II. ①郑...②朱...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20世纪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212 号

责任编辑	素 颐
装帧设计	杨关麟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柏 龙

郑逸梅笔下的文化名人 郑逸梅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75 印数: 1-5,000 字数: 20.8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2-233-5/J·203

定价: 20 元

序

记不清具体哪一年了,大概是 80 年代初吧,我借《文汇报》副刊编辑金晓东兄,到长寿路郑逸梅先生寓所拜访他老人家。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已不复记忆了,但郑老谈笑风生,对后辈热情有加,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老谢世后次年,我又陪同香港文史掌故专家、收藏家方宽烈先生去郑寓拜访,这次见到的是郑老哲嗣郑汝德先生。他捧出郑老收藏的名家信札数厚册,我在随便翻阅中发现我 70 年代末写给他老人家的一些信竟也完好地粘贴在内,不禁大感惊异。要不是郑老妥为保存这些信,我向他请教过什么问题,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当时只是文坛上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想到郑老不论名气,一视同仁。

后来我在旧书摊上觅得郑老早年著作《花果小品》,系 1935 年 4 月上海中孚书局初版本,开本很特别,为 32 开横式竖排本。据我所知,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开本的著作只有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和《西还》、吴曙天的散文集《断片的记忆》、艾

青的长诗《火把》单行本等寥寥数种。我很喜欢这册《花果小品》，于是寄请郑老题字留念。他老人家虽然手已颤抖，仍高兴地在扉页上签名钤章。这册签名本我至今宝藏着。

90年代初，我的好友袁进兄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撰写《张恨水传》。我是这套丛书的总策划之一，按照丛书体例，每种传记前应请与传主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作序。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郑老，于是又冒昧地去信打扰。没想到郑老欣然命笔，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张恨水为《逸梅小品》作序、张恨水一手执笔杆一手抱小孩勤奋写作的动人情形，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受香港《明报月刊》主编潘耀明兄之托，恳请郑老为《明报月刊》撰写回忆民国文化名人的专栏。郑老满腹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这件事在他老人家无疑是驾轻就熟。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了很多篇，在海外华文文化界倍受关注，成为他晚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亮点。

我与郑老的交往仅限于此，一次见面，数次通信而已，套用古人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称之为“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郑老历来被视作中期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但他与早期的李涵秋、徐枕亚，中期的周瘦鹃、张恨水和后期的秦瘦鸥诸位有所不同，不是以小说见长，而是以散文小品取胜。假如我们要举出鸳鸯蝴蝶派散文创作的代表人物，恐怕就非郑老莫属了，尽管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

郑老早年的散文多以文言出之，中、后期则是文白相济，并逐渐过渡到以白话为主。这自然与他身处中国近现代之交有关，如果详加分析，不难把握他的散文创作历程清晰地显示了文学转型的轨迹。虽然如此，由于郑老具有丰厚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的散文创作不由自主地沿袭古代“小品”的传统，带

有浓郁的“笔记”气息。早期是这样,后期仍然是这样,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改变罢了。这点在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补白”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艺林散叶》和《艺林散叶续编》两书奠定了郑老作为“补白大王”在现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地位,难怪不存偏见的新文学作家楼适夷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在郑老逝世以后所写的纪念文《人淡似菊品逸于梅》中曾经指出:“郑老的补白多则数百言,少则十余字,文字精练,耐人玩索,吉光片羽,足资启迪。他写人物,只描画其一眉一目,一笑一颦;记事件,只择其涉笔成趣的精彩部分加以渲染;抒情怀,也是含蓄浓缩,以格言点缀其间。如最短的一条‘许地山擅弹琵琶’,寥寥七字,就把许地山鲜为人知的特长和盘托出。这种‘补白’被论者称之为‘郑公体’,既继承了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清代张潮《幽梦影》的传统,又有郑老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推陈出新。”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同时还要作进一步的发挥。不要小看了“补白”,没有相当的学识、见闻和才情,是写不出那么多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补白”的。就独创性而言,“郑公体补白”其实是开拓了一种新的文体。上个世纪的文学家中,鲁迅是文体家,周作人是文体家,沈从文是文体家,郑老又何尝不是文体家?“补白”因郑老不遗余力地提倡而为文坛所重视,为后人所效仿(记得盛巽昌先生就出版过“补白体”的著作),这在文学史上理应大书特书一笔。

郑老著述甚丰,等身之说,对于郑老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遗憾的是,郑老尚有许多佳作未曾结集行世,以至喜爱郑老文字的读者至今无法窥其全豹。这次上海书画出版社搜集刊印郑老的回忆录,分为《郑逸梅笔下的书画名家》、《郑逸梅笔下的文化名人》、《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三大册,同时配以精美插图多帧,以增读者的阅读兴味,实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郑老交游广泛，博闻强记，他所回忆的这些民国时期的画苑大家、文坛雅士以及各界名流，他们的趣闻轶事、个性风采，或得之于亲历亲见，或闻之于当事人的追忆，大都为局外人所鲜知，由郑老那枝精炼老到的史笔娓娓道出，愈发栩栩如生。张恨水曾说郑老“温文尔雅，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这三大册回忆文字正好证实了张恨水此言不虚。郑老在这三册回忆录中所提供的许多珍贵的文坛史料，足以补充官修“正史”之缺漏，纠正某些“传记”之偏差，对研究探讨民国时期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群人的思想、情操、爱好和成就以及局限，均不无裨益。诚然，书中误传误记之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但相比之下，只是白璧微瑕。

拉杂写来，权充弁言。自知才疏学浅，难以道出郑老文采风流于万一。隽永可诵的当然是郑老的文字，我这篇不像样的评介如能免于佛头著粪之讥，则于愿足矣。

陈子善

2001年金秋10月于海上

目录

序	陈子善	1
俞樾及其曲园		1
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		13
南通状元张季直		16
刘铁云在苏州		26
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		29
循循善诱的胡石予		32
胡石予先师的画梅		34
孙伯南桃李遍吴中		47
胡朴安别署半边翁		51
胡朴安从易学悟到诗学		54
章太炎轶事二三		57
黄宾虹画卷被骗		62

楼辛壶其人其事	65
梁启超的几件小事	76
词人梁启勋欣赏珍珠帘	81
一代名儒钱名山	83
钱名山为柳如是辩诬	97
樊少云一门风雅	101
忆程瑶笙与胡适之	112
琐记包天笑	115
梅兰芳师事汤定之	128
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	137
黄摩西撰长联	142
柳诒徵妙语讽世	144
徐卓呆种种	148
吴双热的诙谐	155
徐枕亚与《玉梨魂》	158
我认识的张恨水	164
《张恨水全集》序言	167
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	171
书家马公愚的伏虎小影	175
记钱化佛	178
钱基博对诸健秋画艺的品评	187
回忆谢玉岑	189
回忆叶圣陶	192
三羊开泰	196
周瘦鹃为什么喜爱紫罗兰	201

周瘦鹃和他的园林·····	206
范烟桥及其邻雅小筑·····	209
美食家张大千·····	212
章草圣手王遽常轶事·····	216
耿直成性的陆丹林·····	219
文坛“怪物”张丹斧·····	225
诗人朱大可·····	231
戏剧家熊佛西擅种兰花·····	237
欧阳予倩与《新桃花扇》·····	239
忆马思聪趣事·····	242
陈从周与园林建筑·····	244
陈从周与纽约明轩·····	247
记陈小翠女士·····	250
吴青霞善烹饪·····	261
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	263
后记····· 编者	267

俞樾及其曲园^①

从上海到苏州是很方便的，乘火车两小时即能到达，可是我笔墨劳形，杜门罕出，不到苏州已有数十年了。记得前次回乡，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程小青七秩寿辰，曾晤到周瘦鹃、范烟桥、蒋吟秋所谓“苏州四老”，在松鹤楼举行丰盛的宴集，握手言欢之余，又到瘦鹃的紫兰小筑，观赏盆景。迄今回忆，不胜感慨系之，原来四老先后谢世，紫兰小筑半已荒芜了。



俞樾像

这次我在媳妇高肖鸿陪侍之下，乘母校草桥中学来接的校

^① 此文选自《大成》杂志第171期。

车直驶吴中公园路，参加八十周年校庆。我和叶圣陶、颜文樑、顾廷龙都是老校友，奈圣陶远在北京，文樑不胜步履，廷龙适赴他处开会，都不能去，我就无佛处称尊，居然名列首座为惟一的老校友了。校庆的次日，校车载我游览，承谢孝思君见邀，说曲园举行开放一周年纪念，陈列许多俞樾的手迹，我当然很高兴参与其盛了。曲园在马医科巷，那是清季御医马培之设诊之所，有些历史掌故，吴中妇孺往往误呼为“蚂蚁窠”，抑何可笑。曲园我徒闻其名，从没有身涉其境。这又是老话了，当星社中秋雅集，假庞蘅裳的鹤园，醉月飞觞，直至午夜始散，于密篁丛石之隙，见乔木出垣者，蘅裳指为曲园之所植，相去是很近的，这是曲园给我缥缈的印象。直至最近，始得一探其胜，这是值得把它记述下来的。曲园，载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略云：

曲园，俞樾故居，以园地形曲故名。在《曲园自记》中谓：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者也。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庚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为清季著名学者。久寓吴中，赁马医科潘世恩旧第，后其母来归，以寓居狭隘，谋迁地为良，适马医科之西头有潘氏废地求售，乃购得，筑三十余楹。其后尚有空地，乃相度成园，有春在堂、乐知堂、认春轩、艮室、达斋、曲水亭诸胜。园占地五亩，建筑朴素而典雅。

我曾览及汪正禾的《曲园记》，知俞樾在吴中一再徙居，初赁饮马桥屋，未几，即迁金狮巷石琢堂殿撰的五柳园，园有微波榭、眠云精舍、鹤寿山房等，确是吟咏啸傲的好所在。奈洪杨之役起，俞樾避难它处，再度来苏，五柳园已被毁。旋应李鸿章之聘，主紫阳书院，书院在黄鹑坊桥，即寓书院中。翌年，辞书院，以钱千贯，典得马医科巷潘世恩旧第东宅。他有一柬致王补帆有云：“屋不甚多，而厅事便坐，颇亦具体。内屋五间，尤为轩敞，鹤鹑巢林，暂焉栖息。”俞樾母姚氏随樾兄壬甫宦居闽省，同治十二年，壬甫卒，樾老赴闽料理其丧，奉母来苏，母嫌屋小，遂购得潘

氏已废的西宅,并经营曲园,樾老有自叙诗以志喜:

赁庑吴中梁伯鸾,忽思手自创门阑。
免葵燕麦秋风里,买得荒区数亩宽。

樾老两袖清风,怎得有这样的局面,那是靠着当时的显达和门生故旧的资助,他的《曲园记》谈及其事,如云:“余本寒人,半生赁庑,兹园虽小,成之维艰,其助我草堂之资者,李筱荃督部,恩竹樵方伯,英茂文、顾子山、陆存斋三观察,蒯子范太守,孙欢伯、吴焕卿两大令。其买石助成小山者,万小庭、吴文乐、潘芝岑三大令,赠花木者,冯竹儒观察。备书之,矢勿谖也。”此外,据我所考,尚有彭雪琴所赠方竹,又其日本弟子井上陈政,以樱四树,由海舶寄赠,寄到时,花适怒放,老人有诗咏之:

曾闻海外有樱花,竟自东瀛寄到华。
莫惜移根栽未活,也曾一月赏奇葩。

盖当时花开颇茂,以移植不得法,一月后枯萎而死。日本村山节南氏及白须领事,复赠樱以弥遗憾。又江建霞赠以粤东鹦鹉。又肃亲王所赠“太史有书能著录,子云于世不邀名”的刻联,李黼堂所赠湖南永顺出产的风滩石,铭为“曲园著书之砚”,徐花农、张小云赠以《曲园图》、《曲园著书图》,真所谓百朋之锡哩。

谈到中日文化交流,樾老已提倡在前,他虽没有浮海而东,但和日本诗人学者交游殊密,日本方面奉他为祭酒。当樾老七十华诞,那位日本弟子井上陈政,为之广征诗文,得岛田重礼、盐谷时敏、小幡俨、荻原裕所撰寿文四篇,冈本迪、小野愿、福井县、市村谦、川口觞、小山朝宏、杉浦诚、忠廉、机泽清修、山田尚浦、楠本孚嘉、土屋宏、赤松渡、向荣、谷铁臣、柏原谦、稻毛质、龟谷

行、江马钦、吉田贤辅、蒲生重章、日下宽、坂田茂、山田钝撰诗四十八首及胜海舟《和歌》，老人辑之为《东海投桃集》。又有小柳司气太，蒐辑老人事迹，辑成一专书，分为六章：一曲园世系，二曲园出处，三曲园著述，四曲园与我国文学，五曲园与曾李二公（曾国藩、李鸿章），六曲园杂事。光绪九年冬，日本诗人岸田国华辑其本国诗一百七十家，请老人为之选定。老人有诗记之：

平生浪窃是虚名，老去声华久不争。
 隐儿坐方学南郭，寓书来又自东瀛。
 吴中病榻鸡皮叟，海外骚坛牛耳盟。
 百七十家诗集在，摩挲倦眼看难明。

翌岁夏，选定四十卷，及补遗四卷。且每读一集，略记作者的出处概略，学术渊源，附于姓氏之下，成《东瀛诗纪》二卷。

曲园虽占地无多，但芥子须弥，即小见大，而老人异想天开，巧于设施，如看到吴俗八月十八日石湖串月，是夜，月色皎洁于石湖行春桥，看湖中倒映的月影，叠相贯串，成为奇观。人皆莫悟其理，老人于辛卯二月十五夜，于春在堂中，设置镜屏，居然看到串月，一如石湖，家中人无不讶詫，老人作《镜屏串月歌》。其歌序云：“春在堂西偏设一镜屏，月望前后数夕，于月当午时，从镜中仰视天上月，化一为五，竟如一串，但末后稍淡耳。”又有人工的山泉，其《曲园即事》有云：

修浮梅槛，浚曲水池，装置流泉，筑曲水池桥，于曲水亭设玻璃门。所谓装置流泉者，仿佛喷水泉，盖盛水于缸，置山石间；以竹筒引水而下，激之使上，流入池中。其诗曰：竹筒引水作流泉，滴沥清声到耳边。曲水池桥之成，使曲水亭与回峰阁相通，且桥之所在，晚间得月较早。

此外又有小浮梅槛的玩意儿。按浮梅槛的名称，见于厉樊榭的

《湖船录》，那是一种简易的小舟，位置几席，旁及彝鼎盥洗、茶铛棋局之类，荡漾湖上，极逍遥闲适之乐。老人主讲西湖诂经精舍，春秋佳日，时至湖上，提议浮梅槛的复制，奈事不果行。及曲园筑成，便在曲池间，截木为桴，饰以朱栏绿幕，阔四尺，长五尺，名之为小浮梅。每届夏日，辄与姚夫人坐浮桴纳凉，撰《小浮梅闲话》一编。

老人的奇思妙想，运之于纸素，集字象形，刊《墨戏》一册，“福寿双修”草书，如两人相对。如“南山之寿”，草书，如寿星像。“大悲”，篆书成环状。“曲园长寿”，草书，如携杖老者。“曲园对月”，如人凭栏望月。“曲园写竹”，篆草杂糅，如竹石交错。“曲园礼佛”，篆草杂糅，如人拜于蒲团前。“曲园课孙”，草书，如课读。共二十幅，把文字和图画打成一片，耐人玩索。又有移棋之戏，褚稼轩的《坚瓠集》移棋相间法，以黑白各三子，三移而黑白相间，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则多一移，老人和姚夫人季兰推广之，自十一子至二十子。我友徐润周，为当代围棋家，著有《围棋故事诗》二三百首，我把老人移棋之戏，写给了润周，润周收入《围棋故事诗》中，惜《故事诗》正待整理付印，而润周遽尔逝世了。

花木也是老人所喜爱的。



俞樾隶书作品

园中植有梧桐、芙蓉、玉兰、梅、杏、桃、桂、牡丹等，应时着花，芳菲满畦，他顾而乐之。凡名贵之种，如日本樱、日本松、串珠山茶、并蒂石榴、浙藩所赠的琼花等，均赋诗专咏。老人把琼花和聚八仙混而为一，丁松生以明人杨端所辑《琼花谱》示老人，才知有别，为之绘图立说，成《琼英小录》。又瓶梅结实，榜其东轩为“瑞梅”。园中柳竹特蕃，因有“后园杨柳前园竹，两处轩窗一样凉”之句。所谓前园，指增建的小竹里馆而言，时在光绪五年，其姚夫人病卒，姚夫人没有目睹这个新建筑，老人又发异想，写了一封《与亡室姚夫人》，焚之以通九泉。这个行径，为前人所未有，这个书札，亦属空前之创例，我固是不惮烦的，录之以飨读者：

一别之后，五月有余，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为作七言绝句一百首，备述夫人艰难辛苦，助我成家，而吾两人情好，亦略见于斯，已刻入《俞楼杂纂》，流布人间矣。兹焚寄一本，可收览之。葬地已定于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于十月二十五日，今择于十月九日发引，先一二日在苏寓受吊，即奉夫人灵车同至湖上，仍住俞楼，届期躬送山丘，永安窀穸。吾即营生圻于夫人之左，同穴之期当不远矣。日前曾梦与夫人同在一处，外面风声猎猎，而居处甚暖，有吾篆书小额曰：温爱世界，斯何地也，岂即预示我墓隧中风景乎！苏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间，屋外竹篱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后，夫人可来与吾梦中同往观之。

老人擅联语，所筑到处留题，如云：

且住为佳，何必园林穷胜事；
集思广益，岂惟风雨助清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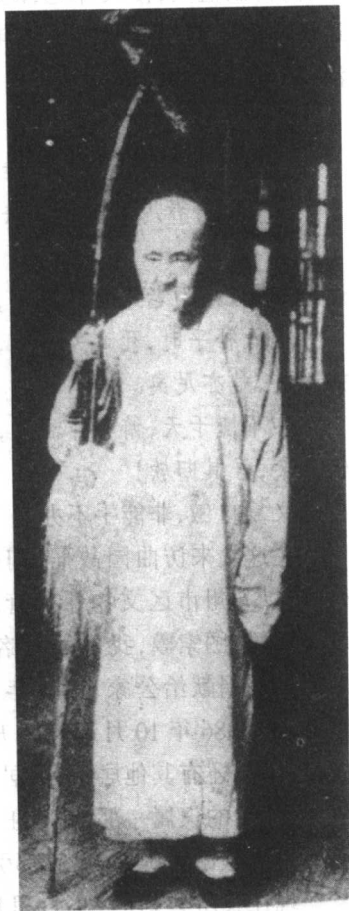
小圃如弓，竹林前一曲，柳阴后一曲；
浮生若梦，登第五十年，成婚六十年。

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三多谓多福、多寿、多男子）

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古时以仁、义、忠、信为四美）

一水穿花红近砌，万松飞雨绿当门。

老人生平有几大可喜事。早年应试，曾国藩以礼部侍郎充阅卷官，赏其文，更赏其诗之首句“花落春仍在”，擢为进士第一，因以春在为堂名，且请曾氏为书，曾氏并加跋语：“荫甫仁弟馆丈，以春在名其堂，盖追忆昔年廷试落花之句，即仆与君相知之始也。二十载重逢，书以志之。曾国藩。”钤有二印，上阴文“臣印国藩”，下阳文“大学士章”。又一喜事，其母姚太夫人寿臻九秩，蓬岛春长，萱堂日永，称觞设悦，冠盖如云。又其孙陞云（阶青），于光绪戊戌应试为探花，授编修，和夏同龢、夏寿田为三鼎甲，而孙媳彭见贞，为彭雪琴之孙女，以贤淑称，融融曳曳，甲第增辉！这当然使老人掀髯色喜的了。又孙女庆曾，适宗舜年，舜年于丁亥秋登贤睿，冬即



曲园老人策杖图